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邵浣春怒聲道：「至少也用不著一個年青人來提醒我們吧！」

石廣琪輕輕一歎道：「邵兄，英雄無輩份，我們雖然比金大俠癡長一些歲月，可是……」

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講下去了，因為邵浣春臉上的怒意更深，他知道這位老朋友是動了真怒了。

金蒲孤在台上微微一笑道：「石老英雄不必再說了，鐵傘先生自信他可以擋住在下一箭，而在下久仰鐵傘先生大名，亦頗有意一試！」

說著將手中長箭再度搭上弓弦。

石廣琪連連搖手道：「不可！不可！這不是意氣之爭的事！請二位都給老朽一個薄面，千萬不要……」

邵浣春在他懇求的眼光下，勉強忍住怒氣，正想回到座位上，金蒲孤卻大聲叫道：「姓邵的！你別走！」

邵浣春憤然止步。

石廣琪也覺得這年青人實在太過份了，仰首對台上道：「金大俠！老朽已經央求二位息事寧人了，大俠難道連這個面子都不肯賞？」

金蒲孤冷冷一笑道：「假如他就是要找的對象呢？老英雄是否也要在下罷手？」

石廣琪一怔道：「這怎麼可能呢？」

邵浣春也大叫道：「你胡說！老朽平生行事無虧，與你更是一點關係都沒有……」

金蒲孤臉色一沉道：「你很健忘，也很會原諒自己，可是我告訴你一聲，今天我要找對象確實就是你……」

邵浣春愕然片刻，才大叫道：「老朽做了些什麼不義之事，與你有些什麼仇恨？」

金蒲孤將長箭比著他，拉弓半滿道：「假如我今天想取你命的話，自然會明白告訴你，可是今天我已經答應見性大師與無垢師太不傷人命……」

邵浣春大聲叫道：「你說！祇要你說得有理，老朽不用你動手，自己會把命送上……」

金蒲孤冷冷一笑道：「用不著！我要殺你時，一定要你死在我的箭下，今日死罪可免，活罪難容，我先得給你一個警告！我這一箭祇取你一支左耳！」

邵浣春臉色一變，剛想開口說話。

金蒲孤已喝道：「別廢話了！看箭吧！」

扣弦的手指一鬆，那支長箭呼的一聲，筆直對準他的門面射去，箭行甚速，不過距離較近的人還可以見到那支箭的動向！

邵浣春的動作也很快，飛速地張開鐵傘擋在面前用手一花傘柄，傘面急轉起來，呼

呼有聲！

箭領擊在傘面的鐵骨上，發出葉的一聲輕響，遂即向旁邊彈飛出去。

邵浣春雖然被箭的強勁推後了三四步，但是他畢竟已擋開了一箭，不禁得意地大笑道：

「姓金的！我祇道你那神射有多厲害呢！看來也不過如此！」

金蒲孤冷笑一聲道：「邵浣春！你的話說得太早了一點，恐怕你會後悔的！」

邵浣春聞言一怔，想起他的箭具有迴旋作用，也許會去而復返，忙再連傘遮住門面時，忽然聽見旁邊有人大叫一聲，好像是發自石廣琪之手連忙放下傘來，但見石廣琪手撫著左耳，鮮血由他的手指間向下直流，當下又是一怔！

就在這征神之際，喜覺耳上一涼，連忙用手去摸，卻祇抓到一手鮮血，一隻左耳也不見了！

長箭帶著輕輕的呼嘯，凌空飛回到金蒲孤的手中，箭桿上穿著兩支耳朵，也在滴著鮮血！

坐得近一點的人都看清了這是怎麼一會事，立刻發出一片喧然大嘩，紛紛站了起來，遠處的人也都向中間圍攏，想看看清楚所發生的事！

金蒲孤的目中又射出凌厲的光芒，大聲喝道：「大家請不要過來！」

這一聲雖然叫得很響，可仍是抵不住洶湧的人潮，很多人把桌子都擠翻了，為著想靠近一點……

金蒲孤又抽出一支長箭比在弓上叫道：「誰再要向前靠一步，在下這一箭就射穿他的心窩！」

(七)

「文彥，你出去玩兒，別在這裡多管閒事。」

金田一耕助則愣愣地目送文彥低著頭離去。

(這是怎麼回事？我怎麼會這麼遲鈍呢？連文彥這個孩子都能輕易識破的易咨術，我居然絲毫沒有察覺到……)

「金田一先生，真抱歉。」

大道寺欣造平咳一聲，說道：

「小孩子的話千萬別放在心上，文彥他知道什麼……」

金田一耕助嚥了一口口水，好讓自己的心緒沉穩下來。

「好吧！我們暫且不管喬裝、易容的事，不過，大道寺先生，你真的不認識這個戴墨鏡的老人嗎？」

「為什麼你會這麼問呢？」

金田一耕助一直看著大道寺欣造。

「那位老人從這裡搭車離開之後，便逃到熱海的一棟房子裡。你知道那棟房子是誰的嗎？就是加納律師——加納辰五郎的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大道寺欣造不禁打了個寒噤，並把身子接近茶几。

「這件事是真的嗎？」

「千真萬確，剛才警方已經調查過了。」

大道寺欣造整個人沮喪地靠在藤椅上，兩眼無神地看著前方，但是當他覺到金田一耕助正在注意他時，卻又慌忙把臉轉向庭院。

此時有兩個警察正穿梭在庭院的樹叢間尋找那位失蹤的園丁。

「金田一先生……」

大道寺欣造正要說什麼，金田一耕助突然吃驚地從椅子上站起來。

因為他看見庭院裡的警察正一邊撥開草叢，一邊大叫著往庭院後面跑去。

大道寺欣造顯然也注意到了這一點，他問道：

「怎麼回事？他們發現什麼東西了嗎？」

「會不會是找到兇器了？」

兩人目不轉睛注視著庭院。

這時，一位戴著警帽的警察快速跑上斜坡。

警察大老遠就看見金田一耕助的身影，於是穿過樹林，來到房間前面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請你來一下，局長有急事找你。」

「發生什麼事了嗎？」

「找到園丁姬野東作了，他被人勒死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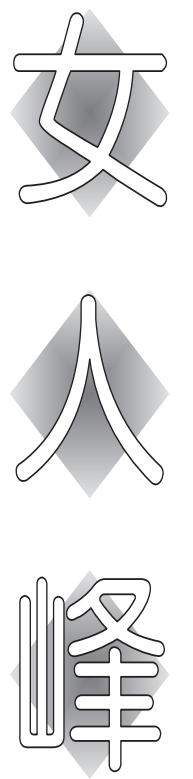
傳說帕尼克是希臘神話裡的牧羊神，根據古希臘人的說法，祇要被蛇神迷惑住，就會陷入一種極度恐慌和驚慌失措的狀態中。

那一天，松籟在飯店上上下下就猶如帕尼克被蛇神蠱惑了一般。

別說是飯店的工作人員或是投宿的旅客，就連警方的相關人員也都成了蛇神的俘虜，所以當金田一耕助和大道寺欣造一同趕到命案現場時，每個人都呈現出嚴重的呆滯神態。

發現屍體的地點與其說在庭院裡，不如說是環抱松籟在飯店動群山的一角，那裡雜草叢生，相當偏僻。

(五十三)



● 橫溝正史

圈套

倪匡

這句話，本來十分普通，多年不見的朋友，在又見面時，都會有這樣的感歎。可是此情此景，卻再也想不到他會那樣說。

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，最普通的回答，自然是「是啊，大家都老了」。

歲月催人，過一年，人人都老一歲，絕無例外，可是我沒有他老得那麼厲害（我假定他是陶格先生），所以，不但無法接腔，臉上的神情，也不免大是古怪。

老人像是看出了我神情的猶豫，他又道：「你不認得我了。」

我忙道：「不，我……認得……你是……」

我實在是不認得，可是為了避免刺激他，卻又不能直說，然後我又真說不出他是誰來，所以也就更尷尬。

還好，這時他自己先開了口：「怕你不認得我，我帶了一塊冰來……當年在冰原上……衛斯理……你躺在睡袋中，我和妹妹走近你，你還以為我們會殺害你。」

這一段話比較長，老人說來，十分吃力，但總算掙扎著講完了。

由於我和胡溫二人，已經進行過討論分析，所以對於這時，老人表示了自己的身份，不是很詫異，我盡量使自己的聲音平靜，拍著他的手背：「當然，你是伊凡，伊凡，你……也老了。」

那老人不是陶格先生，正如我所料，他是陶格先生的兒子伊凡。我見他的時候，他是一個可愛俊美之極的男孩子，如今躺在床上，絕沒有半絲半毫當年活潑可愛的伊凡影子，雖然兩者之間的組成細胞，現在的是那些，過去的也是那些。

老人一聽得我那麼說，居然點了點頭，臉上的皺紋，一陣波動。

他又想掙扎著說話，我不等他開口，就用十分堅決的語氣道：「伊凡，你父母曾向我發出訊息，說要來見我，究竟是為了什麼事？」

在講完了之後，看到老人沒有什麼反應，我就又重複了一句：「你們找我，為了甚麼？」

第二次發出了問題之後，老人忽然激動起來，另一隻手也揚了起來，我忙又伸出另一隻手去，讓他握著。他道：「他們……他們……他們……」

他連說了三聲「他們」，卻沒有下文，而且，聲音越來越怪異——並不是越來越低，或是恐懼，或是發顫，祇是聽來更空洞，不像是從人的口腔之中直接發出來。

我看到，溫寶裕在一旁，急得脹紅了臉，我立時用眼神示意他千萬不要催促。

老人的喉間，又發出了一陣咯咯聲，那年輕的醫生，用雙手去按摩老人的胸口，老人才能繼續：「他們……臨滅亡之前……布下了……許多圈套，一個大圈套……大圈套……許多小圈套……」

(二十六)



換一個新娘

蒙修

「不管你是變胖或變瘦，還是變漂亮或是變醜，你都是我的小寶貝，我不愛你還能愛誰呢？好吧！現在可以告訴我的吧！」

「你……你不想當爸爸呢？」

曉萱擔心的注意奕廷臉上的表情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很高興當爸爸了。

曉萱的反問讓奕廷一下子反應不過來，心想，難道曉萱懷孕了嗎？他專注的凝視著曉萱，輕輕問道：「你是說你懷孕了，而我要當爸爸了，是不是呢？」

此時奕廷開始急切的要確定自己有沒有弄錯曉萱的意思。

「你要當爸爸了，你難道不高興嗎？」

夫妻倆似乎失去平時的默契，曉萱把奕廷的不確定當作是不怎麼高興。

「哇！我要當爸爸了！」奕廷突然抱起了曉萱想要轉圈，又突然想到曉萱現在懷孕，是不能隨便亂動的，於是又輕輕的放下她，高興的說：「多久了？是男孩還是女孩呢？」

曉萱的心情跟著奕廷的表情上下起伏，如今她可鬆了一口氣，不過她早該瞭解，奕廷是很喜歡當爸爸的，不過奕廷的問題，可讓她笑不出來了，才一個多月，孩子都未成形，哪裡知道是男孩或者是女孩？

「萱，我的問題有那麼好笑嗎？看你好像笑得很開心！」

「怎麼會不好笑！才一個多月而已，小孩都尚未成形，怎麼可能知道是男孩還是女孩？難不成你以為我有預知的能力嗎？」

「想不到再聰明的人，高興過頭，反應也變遲鈍了。」

「哦！我忘記了。」奕廷摸一下自己的頭，又道：「不過我認為先生男孩好了，最好像我這麼迷人！」

「何奕廷，你是在暗示我很醜是不是？否則為什麼不能生女兒呢？」懷孕的女人可是會為了點小問題，便可以吵翻天，恐怕奕廷從今後沒好日子過了，因為他惹怒了懷孕中的曉萱。

「小寶貝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你當然很漂亮，我是認為先生男孩，以後可以保護弟弟或妹妹，而且，如果長得像我會更好。」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，奕廷也深諳其中的道理，所以趕緊解釋以安撫他的老婆。

「算你有理，否則我就要你跪著算！」平時對老公特別崇拜的曉萱，今天似乎特別反常，不過對奕廷來說，老婆最重要，他可得小心翼翼的侍候他的小寶貝。

「我還是認為生女兒好，現在大家都想生男孩，那以後我們兒子可能會娶不到老婆，那怎麼辦呢？」

「不會吧！我長得這麼帥，你又那麼漂亮，小孩子一定長得很正點，所以一定要娶到老婆的。」

奕廷還是決定，對於懷孕中的女人，說話一定要慢條斯理，不可稍有差池。

「如果真的娶不到呢？你是不是打算到大陸幫他找個老婆？」望著快要喊救命的奕廷，曉萱知道她已經鬧得差不多了，再扯下去他的老公一定會瘋掉。

「廷，我跟你開玩笑的，你也不必別麼緊張嘛！」

(九十)

玉嬌梨

作者：荻岸散人

時光易過。倏忽之間，早已秋試之期。蘇友白隨眾應試，三場已畢，到了揭曉之日，蘇友白高高中了第二名魁魁。報到山東，蘇御史不勝歡喜，就寫書差人送與蘇友白。叫他不必出京，可於西山中尋一僻寺，安心讀書，率性等來春中了進士，一同討差回省祭祖；此時不必往來道路，徒費精神。

蘇友白一中了就思南還，一來迫於父命，二來吳翰林尚未回京，三來恐一舉人動白公不得，祇得在京中捱過殘冬。到了新年，轉眼已是春闈，蘇友白照舊入場。真是文齊福齊，又高中了第十三名進士；及至殿試又是二甲第一，已選了館職。

祇因去秋順天鄉試，宰相陳循有子叫做陳英，王文有子叫做王倫，俱不曾得中。二相相懷恨，因上一疏，劾奏主考官劉儼、王諫二人閱卷不公，請加重罪。虧了少保高穀回奏景泰皇帝，說道：「一大臣子與寒士並進，已自不可，況又不安於命，欲拘考官可乎？」景泰皇帝心下明白，遂不加罪主考，卻又撤二相公體面不過，因特旨欽賜陳英、王倫二人為舉人，一同會試。到了會試，主考劉儼又分房考。恰恰蘇友白又是劉儼房中中的，況且中的又高，及殿試又是二甲第一，選了館職，二相公因恨劉儼，遂與吏部說了，竟將蘇友白改選了浙江杭州府推官。

蘇友白聞報，以為有了衙門，便可出京，又以為浙江必由金陵過，便可順路去與白公求親，到滿心歡喜，不以為怪。祇候蘇御史來京覆命，相會過便要起身。有期蘇御史未來，恰恰吳翰林到來覆命。蘇友白訪知甚喜，忙寫一個「鄉春晚生」的名帖去拜見。

原來吳翰林在鄉會試錄上見蘇友白中了，甚是歡喜；及見是河南籍貫，又以為同名同姓，就丟開了。這日來拜，見名帖上用一「鄉」字，心下又驚又疑，就不回不在，連忙出去接待。到了前廳，遠遠望見蘇友白進來，恰原是當年梅花下題詩的風流少年。以為眼力不差，滿心歡喜，就笑欣欣將蘇友白迎上廳來。

蘇友白見了，連連打恭，以前輩禮拜見吳翰林。禮畢。就坐。吳翰林就問道：「去歲令兄下顧小酌奉飯時，祇知賢兄在鄉間藏修要應南試，故未蒙降，重不知何故復又改入北雍，而注河南籍貫？」

蘇友白驚訝道：「晚生不幸父母早背，隻身並無兄弟。去春自得罪台憲後，即浪游外郡。偶過齊魯，獲遇家叔。家叔自念無嗣，又念晚生孤舟，遂收育為子，故得僥倖北雍。河南者，從父籍也。」

(一〇七)

AFA 貨運服務

服務網遍佈全球, 全美各州均可收貨及配送

每週有固定航次往返台灣、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泰國、越南等各大城市

需要運貨到 其他國家? 歡迎來電與 我們聯絡

服務項目

- ◆ 進、出口貨物的整套運輸安排
- ◆ 留學生、私人行李運送, 國際搬家
- ◆ 陸、海、空, 複合式運輸
- ◆ 提供貨物倉儲、報關、清關及配送服務

Tel: 636-489-2188

e-mail: afainternational@charter.net

美中佛教會地藏殿

地藏殿現已正式啓用, 服務社區與信眾

殿內裝璜永久骨灰壇存放設施

單人位和雙人位兩項; 還有存放永久往生牌位及供奉地藏菩薩長明燈

諮詢單位: 美中佛教會

299 Hegar Lane, Augusta

MO 63332

電話: (636) 482-4037

傳真: (636) 482-4078

E-mail: info@maba-usa.org

聯絡人: 空正法師, 空實法師